



枕畔血影

(南朝鲜) 吴有权 著 高岱 译



枕畔血影

〔南朝鲜〕 吴有权著 高 岱译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枕畔血影

〔南朝鲜〕吴有权 著

高岱 译

·*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·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875 字数 236 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

ISBN 7-80541-697-4/I·183

定价：3.80 元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在百灵鸟飞翔的芦苇荡边上，有一对年青的夫妇在耘田。男的手里拿着镐蹲在右边的田垄上锄大麦，妻子手里拿着锄头蹲在左边的田垄上锄大麦。丈夫高个子，宽肩膀，小腿上的青筋暴暴的，象蚯蚓在爬，他的手劲大，但动作小心，让镐头轻轻地着地，因为万一劲用得不对，就会碰伤大麦。比起丈夫来，妻子颇为瘦小。她身材苗条，扎着头巾，蹲在那里个子刚到丈夫的膝盖。可她锄起地来动作麻利，眼睛乌黑发亮。

丈夫突然拄着铁镐，伸直腰。他口干舌燥，回头看了看田埂。只见玻璃瓶里约莫还有两盏米酒。

“歇一会儿再锄。”

“你休息吧，我再锄一垄。”

“你是个头小，贪心大”

淳九走到田埂上。

“休息我也得跟着你吗？”

玉顺放下锄头，跟着站起来。

“就剩这么一点点，怎么办？”

“吃完算了，有啥怎么办？”

他们的日子挺苦，别说是酒，连饭也吃不周全。然而身材魁梧的丈夫不喝又不行。他说好给人家打工，换了一升米酒来，前一阵全喝光了。

“没有下酒的菜？”

“你呀，哪有什么下酒的菜！”

“唔，那就算了。”

丈夫和妻子一道穿过芦苇荡，朝水渠走去，碧清的水分开草丛潺潺地流着。玉顺站在水里，弯着腰把裙子摊开，接丈夫从水里捞出来的鱼，淳九一看见鲫鱼从草丛里穿出来窜出水面，立即就把两只象铲子一样的大手张开，然后放到水里，悄悄地朝前移，趁鲫鱼不注意，“逮住了”，一下子抄起来，朝妻子的裙子里扔，鲫鱼落到裙子里，水溅到妻子的脸上。

“你是抓鱼，还是捉弄人？”

“嘿！”

“挺大的！”

“再抓一条！”

淳九回到田埂上用指甲破开鱼肚子，把肠子挖出来，在里面塞了点黄酱。

“你吃一条？”

“不吃。”

“这玩艺吃了长力气。”

“你吃吧！”

丈夫把尾巴还直动直动的鲫鱼放到嘴里，啃着鱼脑袋。

“不腥吗？”

“香得很！”

他把鲫鱼衔在一边的腮帮子里，“滋”的喝了一口酒。发干的喉咙象水洗的一样舒服。他把剩下的一杯也喝了，掏出香烟纸来。然后把烟叶搓了搓，卷起一支烟，一连吸了三两口，回头看了看刚才锄草的地方，锄了两天只锄了一斗落^①半。因为三天前断断续续下了不少雨，没法锄地，草就风长了。田垄很清爽，锄草的痕迹非常明显，这边是自己的脚印，那边是妻子的脚印。淳九站在这刻着脚印的田垄上，突然想到了遥远的过去。不知道是老虎抽烟的蛮荒时代的事情，还是从前贪心不足的男人肆意虐待漂亮寡妇的时代的事情，反正，那时候，这儿不是空旷的荒野，就是茫茫的芦苇荡。有一个老爷爷流着汗开垦了这片大草原。老爷爷把开垦出来的地传给了父亲，父亲又传给儿子，如此这般传下来，今天传到了我们的手里。其间不知道经历了多长的年代，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，那泥土和汗水形成了祖先的血和肉，形成了今天我们的血和肉。淳九心想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一定有某个老奶奶象今天自己妻子一样站在那边的田垄上，一定有某个老爷爷象今天自己这样站在这边田垄上，把如今已经不存在了的他们的脚踩在今天我们留下脚印的地方。

“算了，锄地吧！”

他拿起镐头站起来。

“锄吧！快锄完了去还债！”

绚烂多彩的春光令人眼花缭眩地洒到头顶上。在耀眼的阳光那边，轻轻地漂浮着一朵白云，游丝在乌率山顶上蠕动。

① 朝鲜土地面积单位，能下一斗稻种。

“我们欠了平东老爹家的债，怎么办？”

“确实是个心思。”

“利息这么大。”

“有啥办法呢！”

“要是象他，地里就不长草了。”

“所以他能坐享其成。”

“总共欠了多少？”

“把这一片地卖掉，也落不了钱。”

债，债，听见这句话就心里发慌。天生只有巴掌大的一点地，还得每年出利息，五斗落一年仅仅产三四石大麦，由于地下水深，根本别想种杂粮，夏天种稻，侥幸能够收一点。干旱的年头，干得没饭吃，雨下多了就涨水，也没饭吃。每隔三四年有一年勉强够吃，其它年份则束手无策。所产大麦仅够充当六个人半年的口粮。

“即使麻烦些，要是当年借的当年还，就不会拖欠下来了。”

“想还也还不出呀！”

确实也是，年年都下决心要把借的粮食还清，但是，别说是还清，春天还未到就又得借粮食了，不仅付不清利息，每年还得多借一两斗，一拖五年，数目就大得吓人。而所有粮食都是向平东老爹借的。

刚一回家，孩子们就活跃起来，七岁的男孩、五岁的男孩、三岁的女孩，还有一个奶娃子。这些就象下蛋一样下下来的孩子们，身上拖一片挂一片。

大男孩在哄奶娃子，旁边大女儿在哭，就是不给她饭吃，小男孩流着青鼻涕在玩瓦碴子。他们穿得破破烂烂，身上没

有一件合身的衣裳。大男孩和小男孩穿着用他们爸爸的破大褂子拆下来做的黑衣裳，大女孩则用一块她裙子上的破布遮身。十个月的奶娃子仍旧穿着刚生下来时做的娃娃衣。他们头发干枯，面色发黄，也不知道洗没洗过脸，面孔就像猫一样花里胡哨。吃的穿的就是这样，加上大人又只顾下地，房里弄得简直像猪圈，玉顺不由地冒出了一阵无名火。

“死东西，你们把房里扫扫再玩嘛！”

她在大男孩的脊背上打了一下：

“死丫头，怕是又碰上饿鬼了，开口就是饭、饭、饭……管你什么孩子不孩子，全死光了才好！”

“别骂了，这又不是孩子们的罪过！”

“没有东西给他们吃，没有衣裳给他们穿，把他们生出来干什么呀！你看得下去吗？”

“别说这种话，是我一个人生的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才能有饭给他们吃呢？”

奶头尽管是空的，她还是似塞非塞地塞到孩子嘴里，到厨房去。太阳落山了，霞光染红了西天。她端着浸在小盆里的大麦朝酱缸走。酱缸上凄凄惨惨地立着两只锡罐子和一只酱瓮，旁边稀稀拉拉地放着酱油瓶和盛盐的虾斗瓮。她早就想买两三只瓦罐子和大碗，看来这等于是做梦。

妻子在那边淘大麦，淳九在这边泼水。他站在洗脸台上洗脚。阴沟旁边兰花和菊花叶子长得碧绿，冬柏叶子也开始流光溢彩，一到春天，连阴沟里也会长出花来。而他却十年如一日地在贫困中挣扎。那比阴沟要干净和温暖的人间世界，只是一天一天地失去光彩。从土中长出来的花草、指靠泥土过活的农民，同样依靠泥土为生，但是泥土却没有把农民打扮得象花一样美丽。

墙壁倒了好几处，早就想动手修缮一下，但是他们有空替别人打工，却没空修自己的墙壁。即使有空也不想动手，首先要忙吃的，无心顾及其它。

接过晚饭桌一看，淳九腰好象更痛了。就是一点大麦饭加上酱汤和漆黑的泡菜。尽管腹内空空，也不想去拿勺子，然而在年轻的妻子面前又不能流露出这种情绪来。

“这可是苦差事，你辛苦了。”

“我没关系，哪怕是这种饭只要吃饱了不饿就行。”

“出奶吗？”

“你别操这份心，还是想法挣钱吧！”

小男孩懒洋洋地动着勺子：

“圣洙光吃饭……”

“等有了钱，也给你做米饭，快吃吧！”

“不吃。”

“快吃！”

“我要米饭！”

“你们天生就没有福气吃饭，在我没有把你们打死之前，别惹得我发火，快吃！”

在一片沉闷的气氛当中，只听见轻轻地使勺子的声音。

“淳九在家吗？”

平东老爹来了。

“请进！”

“你们在吃饭，对不起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怎么样，得了吗？”

指拖欠的粮食。

淳九抓抓脑袋。

“到底得了没有？”

“这就不好说了。”

“瞧你，已经是第几年啦？你知道一共是几担吗？”

“再让一年吧！”

“一年，一年，都已经十年了。”

“那有啥办法，到秋天给你。”

“秋天，你有本事搞到钱？”

玉顺在屋里听见这话，饭都咽不下去，她把勺子插在碗里，眨巴着眼睛叹了一口气。今年春天，平东老爹隔了十天就来催一次。丈夫说再宽限一年，也是没有把握的，然而，平东老爹说到秋天你就有钱了吗？这话也太瞧不起人。

“有个十担多一点够了吧？”

“什么？你昏了，胡说八道，”平东老爹胡子翘了起来，“用好粮食来还起码也有十二担一斗八升七合。”

淳九吃了一惊，玉顺心也往下一沉。

“啊！”

“你就这么不会算账！连续四年，你每年从我这儿拿一担粮食，单是本钱就是四担。再加上每年的利钱和利钱的利钱，你算算看？”

平东老爹从坎肩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本簿子来：

“借一石用一年，利钱一草袋，共计一担半。没有给利钱，又借一石，总共二担半。两担半一年利钱是多少呢？一担二斗五。那就是三担七斗五升。再加一担，又是七斗五升，利息一年是二担三斗七升五合。本利合计是七担一斗五升五合。后来又借一担，就是八石一斗二升五合。利钱是三担六斗五合。到今年春天为止，十足是十二担一斗八升七合。你可一定要还呀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呀，把田卖了也不够。三天以后我再来，一定得准备好！”

平东老爹回去以后，玉顺呆呆地瞅着天棚，心想每年能供应半年口粮的田，如果转了手孩子们怎么生活呢？

“赚人家的钱受这种欺侮，活着干嘛呀！”

“不愿意挣钱就不挣吗？靠这块土地过活是我的罪过，枉自有一付大身躯却没有饭吃。农忙过了总有地方可以打另工吧。”

淳九离开饭桌走出了屋子，想到厢房里去吹吹风。

三月，初升的月亮灰蒙蒙的，高低不一的屋顶象反扣着的蛤蜊壳，阴沉压抑，树上嫩绿的树叶在摇曳，转过根树家只听见邻舍的孩子在喧闹。巷子里挤满了一些不到十岁的娃娃在骑马。

“唉！”

淳九心想那来的这么些小孩！他走到里长^①家门前空地上，那里也有许多孩子在日光下玩捉迷藏。他想莫非是旁的村子里的孩子也来玩了，但看来看去全是本村熟悉的。

“人口这样增加下去……”

淳九自言自语地说，猛地想到了自己。我不也有四个孩子吗？结婚八年，每隔二年一准生一个，将来好象还能生个七八个，土地这么少，往后肯定没吃的。他想起了去年冬天有一次妻子说的话：村子里总共百来户人家，今年以来就生了十六个孩子。人一结婚，不到一年就生孩子，这样下去怎

① 里，朝鲜基层行政单位，里长相当于我国的村长。

么活得了呀！孩子生了十六个，老人只死了三个。不论是玩骑马的还是玩捉迷藏的，全都衣衫褴褛，上学的孩子也没有一个能穿上一身干净西装的。看见这光景淳九心里稍微舒坦了一些，因为他想到并不是只有他们家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。走到厢房，他看见浩山老爹跟几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人坐在那里谈话。景哲跟他开玩笑说：

“铁牛来了！”

“您来啦！”

淳九招呼浩山老爹。

“嘿，你这个混小子，过来呀！”

景哲把他的脚拉起来，让他的头杵在地上。

“哎呀、哎呀、哎呀！”

“喂，别这样！他没吃晚饭就出来了。”

百万帮他说话。

“你们这些家伙，什么铁牛……胡乱……”

“你在老爷爷面前说你们这些家伙……”

“哈哈，是我不对。”

众人大笑了一阵。

“今天你锄地了？”

“唉，草长得很兴，两个人锄了一天只锄了一斗落半。”

“每一块田里草都长得很兴……明天我们替你打一天工吧？”

“咱们家的田也锄得不够……你真的没有吃过晚饭？”

“……”

百万代他说：

“他四处转悠想借一合小米都没借到。”

“快让一个孩子到我家去，我家可能还有一斗大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去派一个呀!”

景哲出去了，房里暂时保持沉默。

浩山老爹突然说：“糟了!”他把香烟握在拳头里吹吹气：

“你们年轻人就是这样过活的吗?”

“老爹，你家过得怎样?”

“我还是老样子，汉城的孙子寄点另用钱给我用用。”

“长浩在汉城究竟干什么?”

“做什么纸张生意?收废纸卖。”

“穷人要挣钱吃饭还是汉城好。”

百万说：

“到汉城去也不容易站住脚，就是背背架也得插进去拉帮结派。”

“反正人穷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“据说去年，天水妈是得浮肿病死的。”

“甲祖老婆生孩子都喝不到一碗海带汤。”

“据说甲祖也是到汉城去打另工背背架。”

在一百多人的霜沟能喝上一点酒的只有里长，平东大爷和桐树家，其余的醒里梦里都只能吃白饭。

“嗨，你们别谈这事了，听我的!”

“说吧!”

“从前不是有高丽葬吗?”

“对。”

“就是说人老了，糊涂了，把他拉到山里去活埋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挖个洞，洞里放一些他用过的生活用具和贵重物品，还准备一点山珍海味。人老了哪里搞得清什么高丽葬不高丽

葬，稀里糊涂地钻进去，人们就在外面把棺材盖子盖上填土。据说有的人是在里面把山珍海味吃光才死的，有的气透不过来憋死了。”

“当时搞高丽葬是不是因为没有吃的？”

“是因为人活得太久了，老糊涂了才搞的，不是因为没吃的。”

“当时吃的东西多，人活得太久，所以要搞高丽葬。现在人太多，没有东西吃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只能去挣钱。”

“看来总得搞点新式高丽葬才行。”

“是对我这样的老年人？”

“哪里话，别谈这种伤心事了。老年人活得长一点是好事。孩子生得太多才要埋人。我是说不让他们出来，在肚皮里搞高丽葬。”

浩山老爹接连弹了几下香烟。

“在搞高丽葬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。据说在一个积雪耀眼的冬天，有一个年青人背着妈妈去搞高丽葬。路远，山上大雪纷飞，刚踩下去的脚印就看不见了。年青人踏着雪走了一阵，发觉妈妈在背上拈了一些树叶朝下扔，‘妈干吗撒松叶？’‘雪这么深，我怕你回去的时候迷路，待会儿你看着这些松叶走！’年青人听见这话，又把妈妈背回来了。心想，‘我想把妈妈背去埋掉，妈妈却担心我回来看不清路，’他咽着眼泪回到家里，重新奉养母亲。”

“啊！”

年青人同声感叹。

“母亲爱儿子，恩情比海深。现在算什么鬼世道，有的母亲亲手杀自己的子女！世界完啦！”

三天一过，平东老爹又来了。

“行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什么行了不行了？”

淳九把头低了下来。

“你说话呀！”

“当时没钱，现在会有钱吗？”

“那么，你在这儿写一张合同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再也不能等了。你写，等到月底，到时候还不出钱来听凭把地拿去。”

“再宽限我一年吧！”

“你不知道我因为人家告我放高利贷把田卖了？”

“那么，我也要去告你。”

“什么！”平东老爹蹦了起来：“‘我也要去告’，嗯，‘我要去告’？难道你也是象三培一样的坏家伙，借人家债还要去告状？马上签合同！”

他拿出一张揉成一团的白纸和一枝老粗老粗的钢笔，打开眼镜夹。

“写不写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不写我替你写。”

他带上眼镜把钢笔拔了出来。

“你有几斗落田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几斗落？把地契拿出来。”

淳九好象拗不过他站起来，从棉袄口袋里把褪了色的通

知书掏出来。平东老爹一张张翻过去。

“在这儿！”

“你看是多少？”

“不到五斗落。四百七十二坪……现在上等田一般产三担。这个能勉强产二担吧，地里有大麦算二担半。那么，每坪是二升五合。”他宽大为怀，“五二得十，五七三十五……”估算了一阵，说：“总共十一担八斗，不仅田要给我，你还得再出三斗八升七合……，可你是两手空空，尾数还能要你的嘛？三下五除二，你就光把田交出来吧！”

平东老爹就象每年靠放高利贷挖人家地那样，精于算计，写合同也很顺当。

“在这儿盖个章。”

他打开了里面装着印章的小铁合子的盖子。

“你不盖？”

平东老爹隔着眼镜翻着白眼睛珠子，淳九恨不得挥起拳头把他的眼镜连同白眼睛珠子打个稀烂。他刚要抬起拳头，但又硬忍住了，盖了个图章。一盖完章，他的心里顿时就空了。不觉摊开手脚，悄悄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你对我别误会。”

“爸爸！”

平东老爹刚一转身，大孩子就走过来，看着闭着眼睛的爸爸的脸要哭。小男孩也一颤一颤地跑过来哭着喊：

“爸爸，呜！”

两个孩子害怕极了，对面角落里的奶娃子屎拉得一地团团转，三岁的女孩放声大哭。

“妈呀，妈呀！”

玉顺出去打工回来，嚷道：“唉！他爹，你干什么？”

“爸爸的手指头通红。”

老二指着淳九沾满印泥的手哭着说。

“龙儿爹!”

“唔。”

“怎么回事?”

“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干吗这样呆着。”

“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“你醒醒，手指头上的红颜色是什么东西?”

“什么也不是。”

玉顺背着孩子朝娘家走。为的是要在月底以前借一点钱，免得卖田。俗语说势在必然，但她认为平东老爹无论如何是太过份了。地里的大麦都已成熟，连这个都打进去、一斗落只算二担半，想想实在气人。尽管自己是个欠了债的罪人，失去土地也没法活。平东老爹是个出名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家伙，放粮生利那是很自然的，一年之内不会便宜佃户半分。因此人共^①的时候，他坑害了自己的老太婆，还没有清醒过来。当时警察走了，玉顺她们进去的时候，他的老太婆和儿子已经被打死了，都不知道是谁打的。村里的人众口一词地说这是由于平东老爹失掉了民心。然而，四五年，他不知怎么一来，讨到了一个年轻的新媳妇。

玉顺穿过里野，翻越乌率山，只见金达莱盛开怒放。树隙里，青草萋萋，松树枝上满是水气，非常滋润。她下得山来，把孩子放在河边的洗衣石上，一方面歇脚，一方面喂奶。食不果腹，自然也不会有奶。再过两个月就是一周了，她担

① 此系简称，无从查考。疑为南朝鲜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。